

村干部：“你是真正的活样本！”

【明慧网】我是 1999 年“七·二零”以前修炼法轮功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 81 岁。

苦命的我不知路在何方

我不到 20 岁就出嫁了。丈夫的奶奶 20 岁就守了寡，我婆婆也守了寡。丈夫还有一个姐姐，奶奶和婆婆两个寡妇拉扯大两个孩子。婆婆脾气特别不好，而她只能向我发脾气，我一声不吭的忍着。丈夫在生产队干活时受伤成了残废，不能劳动了，当时我儿子才 12 岁。

儿子长大后娶妻生子，儿媳也是很有脾气的人。为了这个家庭的和睦，我饱尝了婆婆、儿媳的夹板气。儿媳生了个儿子叫我带，孙子是个傻子，又生了一个给我带，还是个傻子，儿媳的气不打一处来，一股脑的都发在我身上，说都是我给带傻的，整天给我发脾气。

天有不测之风云，儿子让汽车给撞了，司机跑了，村里的人把他抢救过来了，但他再也不能走路了。他是全家的主心骨，最主要的劳力。

祸不单行，丈夫这时也得了重病。多年来我操劳过度，心情不畅，落了一身的病，最严重的过敏性哮喘就把我撂倒了，一犯病时，我就不能动了，满头都是汗。我感到天都塌下来了，苍天啊！我还有活路吗？苦命的我不知路在何方。

我看到了佛光

1998 年，大法弘传的我们村，很多人都炼起了法轮功。我也走进了法轮功录像学习班。等录像一开讲，我听的特别入神，师父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的心里了，我感到心里特别舒畅，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录像一结束电视上



出现了三个大字“真善忍”，向外放射着强烈的光芒。我更是感到震撼了：“啊！这是佛光啊！”我情不自禁地从心里发出了声音。我看到了佛光！我太高兴了。从此后我在佛光的沐浴下修炼了。

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不知不觉的我的病都不翼而飞了，就连最要我命的过敏性哮喘病也没有犯过，我这个高兴啊，我要按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儿媳再给我气受，我都能忍了。

为师父讨个公道

可是我修炼不到一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绝不会接受的，这么好的师父，叫我们做好人，不要我们一分钱，把我们的病都祛了，身体都健康了，家庭和睦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了，治安状况好了，社会稳定了，这是多么好。我向村里的党政人员讲，他们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上面的事。”乡政府、派出所的警察说他们是吃这碗饭的，他们不管对错，谁不听他们

的就抓谁，于是村里大部份法轮功学员都不炼了，十六个人只剩下我和女儿了。

我们去找其他村的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到处去讲真相、发真相材料、挂条幅、贴不干胶。

有一次，我贴不干胶，那个村的治保主任把我举报了，乡里派出所警察找我，我去了派出所。这些警察都知道我的过去和现在，我说：“你们要是不让我炼，我要是犯了过敏性哮喘，你们谁管我？”他们说：“你回家吧。”我给他们讲完法轮功真相后就回来了。

村干部支持我修炼法轮功

我修炼大法后受益很多，身体一直很好，家里人口多，但能干活的人少，多年来我一直帮助家里干着农活。我现在 81 岁了，双盘还能盘一、两个小时，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炼完功后我走路那个轻啊，飘飘飘，象小燕子在天上飞一样，可轻可轻了。

老伴有重病，手术后大夫说他只能再活两年。我叫老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老伴的寿命延长了十年，连医院都认为这是奇迹。我叫儿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儿子的身体大有改善。

我的身体这么好，证实了大法的神奇。村里干部从来没有迫害过我，他们都说：“你们李老师给你一个好身体，你好好炼吧，法轮大法好，你是真正的活样本！别听它们那些胡说。我们都是见证人，都了解你，我们不会给你为难的。”

我的故事在附近的村庄也都有传闻，所以我讲大法好真相他们都能接受。昔日的法轮功学员看到我的变化，也有走向继续修炼的。

文/河北大法弟子◇

济南38岁刘兵欢被广东国保送精神病院迫害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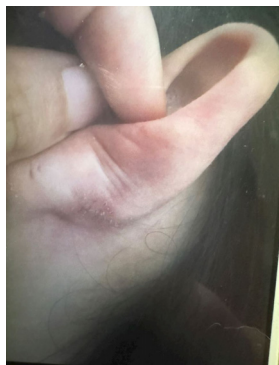
【明慧网】济南市青年法轮功学员刘兵欢女士，被迫流离失所，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在广东清远市阳山县被警察撬门入室绑架，送阳山精神病医院绑起来打针，身体状况就越来越不好，记忆也会出现模糊，后来逐渐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含冤离世，年仅38岁。

刘兵欢与母亲李素芳、弟弟刘兵磊三人都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母亲李素芳修炼后气管炎的毛病都好了，家庭和睦了。但是就因为做个好人，给民众讲真相，李素芳遭受了长达五年的关押迫害，二零一九年年底含冤离世。刘兵欢二零零八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遭受了种种折磨。

遭济南警察折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九点，刘兵欢刚下楼就被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派出所副所长李卫和姓王警察等人绑架，刘兵欢被这伙警察绑架到市中区公安局非法提审，警察问真相资料是谁发的，他们说有视频证据。一名疑似政法委的头（肤色黝黑，身型胖硕）开始打刘兵欢，揪着刘兵欢的耳朵使劲往两边拽，把她耳朵根皮都揪掉一层，还使劲地掴她耳光，双手掐住她脖子的上方。刘兵欢的手被他们反背铐了好久，留下了深深的铐印，刘兵欢的头被一个不透气的黑色袋子蒙着，很难呼吸。

后来，她弟弟刘兵磊也被强制拖到了派出所，遭殴打，他们问他：你姐姐在家都干什么？经常和谁来往？等等。他们抢走了刘兵欢家的钥匙，非法抄家，抄走了很多大法书籍、师父法像、法轮功徽章等，还抢走一万零一百美元现金，四台手机，三个苹果平板，还有刘兵欢的护照及贵重饰品等。



刘兵欢被济南警察折磨后的伤痕

市中区公安局非法提审刘兵欢三次，刘兵欢被折磨几十个小时没睡没吃没喝。非法审讯当中，都会问家里还有什么亲人，问存了多少钱，刘兵欢说存多少钱和此案有关系吗？什么也没问出来……晚上，他们送刘兵欢去医院查体，显示心跳加速、血压高两百多。第二天，他们就拽着刘兵欢按手印录指纹，强迫给刘兵欢弄了取保候审，刘兵欢拒绝签字。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刘兵欢从派出所出来。为了避免再度遭受迫害，刘兵欢被迫离开了家，去了广东清远市。

被打毒针离世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刘兵欢在广东清远阳山县被绑架，当时是由清远政法委官员带领阳山国保大队伙同阳山城北派出所进行破门入室绑架、抢劫，同时被绑架的有法轮功学员钟永兴。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两天后又同时被非法拘留5天，刘兵欢因血压高身体状况不好被拘留所拒收当天释放，但仍被公安警察非法监视跟踪。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刘兵欢被清远市阳山县国保伙同派出所撬门而入绑架，她被强制送入阳山精神病医院绑起来多次打所谓的“镇静剂”。阳山县公安造假口供，强制把她送清远清新看守所，测量刘兵欢血压高200多，又强制送往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打针、输液，由于多次打不明药物，当时就造成她短暂性失去记忆，精神恍惚，神经呆滞。

十月一日，她弟弟刘兵磊赶到阳山县，了解到九月二十九日晚上，国保警察把刘兵欢绑架到医院，九月三十日又把她带走了。

十月三日深夜十一点，刘兵磊接到姐姐、济南公安给他打电话，让前去给姐姐办理出院。当他赶到清远市第三医院时，见刘兵欢被迫害得憔悴不已，身体虚弱。济南警察说鉴于刘兵欢目前身体情况，要求刘兵磊做担保人为其姐办理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被刘兵欢姐弟拒绝。他们就强行为刘兵欢办理了监视居住，并且扬言：你的“案子”还没结束、以后还会找你！

刘兵欢自被绑架到精神病医院强制打针后身体状况就越来越不好，记忆也会出现模糊的情况，她说精神病医院给打了毒针。后来刘兵欢逐渐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含冤离世，抛下了结婚不久的丈夫。

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对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惯用的手段之一是以“精神病”名义将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精神病院进行所谓的“治疗”，强制吃药、强制灌药、强制打毒针等等，有时使用“降压药”、“营养药”等名义，对不明药物进行伪装，实质是破坏神经中枢的精神类药物和其它毒药，受害者的痛苦外人难以想象，很多人因此真的精神失常或死亡，目前突破封锁了解的被精神病院、公安医院药物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60多人。◇